

昆仑

凤歌
著

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

凤歌
著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昆仑 / 风歌著 . — 成都 : 四川文艺出版社 ,
2019.5
ISBN 978-7-5411-5141-5

I . ① 昆… II . ① 风… III . ① 侠义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 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203403 号

KUN LUN

昆仑

风歌 著

责任编辑 邓 敏
责任校对 汪 平

出版发行 四川文艺出版社 (成都市槐树街 2 号)
网 址 www.scwys.com
电 话 028-86259287 (发行部) 028-86259303 (编辑部)
传 真 028-86259306

邮购地址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四川文艺出版社邮购部 610031
印 刷 河北鹏润印刷有限公司
成品尺寸 166mm × 235mm 开 本 16 开
印 张 19 字 数 280 千
版 次 2019 年 5 月第一版 印 次 2019 年 5 月第一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411-5141-5
定 价 42.00 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。电话: 010-82069336。

目 | 录

001 第一章 ◇ 孤岫出云

021 第二章 ◇ 眉间挂剑

037 第三章 ◇ 血溅梵天

051 第四章 ◇ 千钧一局

079 第五章 ◇ 金风玉露

097 第六章 ◇ 太乙分光

107 第七章 ◇ 天机有月

137 第八章 ◇ 可恃唯我

151 第九章 ◇ 变起萧墙

163 第十章 ◇ 天地反复

175 第十一章 ◇ 胜者为王

237 第十五章 ◇ 仙佛争锋

187 第十二章 ◇ 舍身饲虎

253 第十六章 ◇ 纯阳铁盒

201 第十三章 ◇ 柳暗花明

269 第十七章 ◇ 枪挑东南

217 第十四章 ◇ 四面楚歌

285 第十八章 ◇ 风波险恶

孤岫出云

暖风酥软，又是晚春。江畔的桃花已经透出衰意，怀着一川汉江水，徐徐流向南方。

桃林西去两百步就是官道，道边一所茅店简陋轩敞，一阵风吹起土黄泛黑的酒幌子，上面写着“宜城老店”四个隶字。

店里热闹非凡。一个虬髯汉子酒碗一搁，满桌的碟儿碗儿哐啷乱跳。汉子笑说：“人的名儿，树的影儿！‘没风拳’肖放鹤、‘扛鼎神’冯岵什么角色，一见云大侠的帖子，全都说不出的恭谨，连我韩铮一个送帖子的，也跟着沾了些贵气……”他眉飞色舞，举起酒碗一气饮尽。

桌对面的汉子精瘦矮小，拈着颌下胡须道：“本想淮安去后，世间再无英雄。云万程召集这个会，真给这世道添了几分豪气！”韩铮又饮一碗，大笑道：“罗老哥，淮安是英雄，照我看，云大侠也是英雄。算一算，咱们以一当十，几千个好手聚在一处，还不直捣黄龙吗？”说到兴起，再尽一碗。

罗姓汉子若有心事，长叹道：“韩老弟年少血热，真令罗松羡慕。但我在合州时，也是和鞑子干过几仗的。沙场用兵，不比单打独斗，依我看，鞑子兵实在厉害！”

韩铮正将碗中酒喝了大半，闻言重重一搁，大声说：“罗兄这话太长他人志气！鞑子也和咱大宋打了这么多年，又能怎样？还不是望着这花花世界，眼里瞪出只鸟来……”

忽听门外伙计呼喝，抬眼瞧去，一对中年男女跨进门来。那男子瘦高个儿，星眼含笑，观之可亲。那妇人肤若羊脂，眉眼如画，尽管布衣荆钗，也掩不住那一段天然风致。她手把手牵了个垂髫童儿，脸蛋红白，一对乌黑大眼，在各人脸上溜溜乱转。

那美妇一瞅店内，皱眉说：“太脏！换地方吧！”那男子一点头道：“好。”正想退出，小童却撅嘴道：“不好，我脚都走软啦。”那男子瞪他一眼，小童缩头叫道：“娘！”美妇摸着他的头顶，笑道：“好啦好啦，都依你，咱们不走啦！”掉头瞧着伙计：“你是木头人啊？还不给我腾张桌子？”

她说笑间变了脸色，店伙计不觉一怔，但他南来北往的客人见得多了，心眼儿活泛，赔笑道：“抱歉，店小人多，唯有补个座儿……”正说着，忽见美妇眼神不善，心头打鼓，声气渐渐弱了。

男子伸手在美妇掌心一握，笑道：“有劳店家了！”那伙计喜得一迭声答应。美妇瞪了男子一眼，嗔道：“呆子，就跟面团一样，任人捏弄，别人说东，你就不会向西……”她嘴里不住唠叨，那男子敛眉而笑，却不吭声。

罗松自那男子进门，就盯着他打量，见他被妻子埋怨得辛苦，扶案起身，指着身边长凳笑道：“尊驾不嫌弃，来这里坐坐吧。”那男子眸子里精光一闪，笑道：“多谢兄台美意。”携了妻儿从容坐下。韩铮喝多了，醉醺醺笑道：“不才韩铮，匪号‘翻江手’。”又指罗松道，“这位罗兄别号‘罗断石’，横练功夫少有，贤伉俪怎么称呼啊？”

男子瞧了美妇一眼，苦笑说：“好汉客气了，区区贱号不足挂齿。”韩铮见他言辞闪烁，心中不快：“这人没意思！”罗松瞧那男子，心生迷惑：“轮廓依稀相似，我当年身份卑微，远远瞧过两次，也不分明。”

韩铮又尽两大碗酒，酒意上冲，瞅着那对夫妻道：“这样说，兄台不是来参加‘群英盟’的？”男子摇头，不料那小童却插嘴：“‘群英盟’有狗熊杂耍吗？”

他小嘴脆快，男子阻拦不及，面有恼色，小童一吐舌头，缩进美妇怀里。

韩铮初时不觉，一转念变了脸色，一拍桌案，厉声道：“什么话？群英盟是大宋英豪聚会，谁道是狗熊杂耍？三位今日不说明白，怕是出不了这个门。”边说边将一只脚踩在凳子上。男子着了慌，忙道：“好汉息怒，小孩子胡说八道，当不得真。”韩铮见他低声下气，心中更加瞧不起他。

那美妇抚着小童脸蛋，笑道：“萧儿啊，大人说话，你小娃儿插什么嘴？”童儿小嘴一噘道：“娘，你还好意思说？都怪你说有狗熊打架！”韩铮忍无可忍，陡然站直，厉叫道：“他娘的，小猢猻你再再说一遍！谁是狗熊？”那男子慌了神，揪住小童，劈手便打。不料那美妇抢先一把将儿子搂住，喝道：“小浑蛋敢乱说，看我怎么打你！”伸出玉手，在小童脸上轻轻一拍，噗地笑出声来。那小童也咯咯直笑。

男子看她母子串通一气，十分无奈，起身冲韩铮一揖：“童言无忌，还请好汉见谅。”韩铮脸色兀自铁青，罗松摆手笑道：“算了算了，童言无忌，大风吹去！”

韩铮冷笑：“罗兄哪里话？这小孩儿分明骂咱‘群英盟’是‘狗熊会’！子不教，父之过。哼，你这个爹怎么当的？”他说着探过身子，食指顶着那男子的鼻子。男子容色狼狈，诺诺连声。那美妇见丈夫受辱，柳眉一竖，正要说话，一个粗哑嗓子嘎嘎笑道：“师兄你瞧，这世道变了，怎么就多出了这么些浑人？分明是狗熊草包，却偏要自称英雄豪杰，今天抗这个，明天反那个？嘿，这就叫作光屁股打老虎，又不要脸又不要命！”另一个声音阴阴笑道：“师弟说得对。”

众人循声望去，角落处坐了两个道士，一个白面无须；另一个黑脸膛，大嘴巴，发话的正是此人，白脸道人笑着应和，一双三角眼却在那美妇脸上乱转。美妇心生不快，轻轻一哼，转过脸去。

韩铮怒气冲天，绕过桌子厉叫：“黑牛鼻子，你再再说一遍？”黑脸道士端起一碗酒，笑道：“老子倒忘了，狗熊听不懂人话。我说一百遍一万遍，他也听不明白。”韩铮不待他说完，一拳直捣道士左胸。黑脸道士端坐不动，右手端着碗喝酒，左手轻松化解韩铮的攻势。

韩铮连出狠招，均被道士只手化解，他虚晃一招，伸腿横扫，四根凳脚全数折断。众人本当黑脸道士势必起身，不料他双腿站个马步，牢牢钉在地上。

韩铮一咬牙，又扫道士双腿，不料黑脸道士将碗中酒一饮而光，右手一挥，酒碗劈面掷来。韩铮慌忙左闪，不防道士右脚忽起，他的胸口好似凑到脚尖，横着飞了出去，口中狂喷鲜血，昏死在地。

罗松一个箭步抢上，扶住韩铮，瞪着道士说：“好腿法！”黑脸道士笑嘻嘻地说：“姓罗的，你给道爷磕上三个响头，今天就算了，要么道爷这一脚下去……”足下微顿，地上青砖龟裂，“叫你变作一块货真价实的‘罗断石’。”

罗松打量他一眼，冷笑道：“姓罗的再碎，也是块石头。足下再整，也是一坨狗屎。”众人哄笑出声。黑脸道士的脸上青气一闪，一矮身，冲罗松当胸一拳。

罗松转身让过，一把扣中道士手腕，道士手臂一抡，他已到了空中。黑脸道士叫了声：“师兄，接住了！”挥手一掷，白脸道士起身，伸手将罗松轻轻接住，笑说：“师弟，咱们争个彩头，把这厮抛出去，没抢到的，这顿饭算做东。”黑脸道士笑道：“好彩头。”白脸道士一扬手，罗松向店外飞去。两个道士存心卖弄，如飞掠出。不料眼前一花，前方多了一人，将罗松轻轻接住。

黑脸道士认出是那携带妻儿的怯懦男子，错愕间右脚一紧，被人钩了一下。他正当狂奔，慌乱中右足后抬，左足前探，想要稳住身子，谁想那只脚顺势一挑，用劲十分巧妙，挑得他头上脚下，直摔出去。

黑脸道士头没触地，双手一撑，跳了起来，一张脸黑里透紫，左顾右盼，两眼喷火。忽听一个稚嫩嗓音嘻嘻笑道：“娘！地上有骨头吗？”转眼望去，说话的是美妇怀里的那个小童。美妇笑道：“萧儿，你睁眼说瞎话，地上哪儿来的骨头？”

小童道：“没有骨头，这个黑道长趴在地上干吗？”厅中一静，哄堂大笑。那美妇抚着男孩儿的头顶，笑咪咪地道：“萧儿，你就是好奇。道长是出家人，只吃素，啃不来骨头的。”小童道：“娘你不早说，我还当他和阿黑一样呢！”旁人忍不住凑趣：“阿黑是谁呀？”

小童笑嘻嘻地道：“阿黑是我家的大黑狗，和这个道长生得一样黑。”众人对黑脸道士十分厌恶，一听这话，笑得前仰后合。道士喉间“咯”的一声，扑向那对母子。美妇却笑咪咪地看着儿子，好似全无所觉。中年男子一皱眉，放下罗松，抢先一步，随便一伸手，就扣住了黑脸道士的手腕。

黑脸道士右腕被扣，吃了一惊，慌忙抬脚飞踢，不料他才一抬脚，那男子又踏中了他的脚背。道士想抬左脚，忽觉一道暖流从那男子的手心传了过来，一时如沐春风，懒洋洋的，再无半分气力。

白脸道士蹿上前来，双掌悄无声息地拍向那男子的后心。男子一闪身，与黑脸道士换了位置。白脸道士只怕伤了师弟，掌力急收，这时一股热流由黑脸的后心汹涌而来，他筋酸骨软，扑扑两声，与师弟双双跪在男子面前。

美妇“哎哟”一声，笑道：“二位道长多礼了，不怕折杀我们当家的吗？”二道羞愤难当，苦于经脉被制，口不能言，唯有瞪眼怒视。男子看了妻子一眼，叹了一口气，撤掌放开二道。二道挣扎欲起，可那男子的内力经久不绝，二人四肢酸软，说什么也站不起来。

白脸道士闭目运气，突然沉喝一声，站了起来，眸子一转，盯着童儿冷笑：“小鬼，我师弟招惹这姓罗的，可没招惹你，你为什么要绊他一跤？”众人闻言诧异，方才双方交手奇快，大家原本都没看清，只道美妇暗施手脚，绊了黑脸道士，不料出手的是这个童子。

小童一吐舌头，笑道：“你不要冤枉好人，我是一个小孩子，怎么绊得倒他？”众人皆觉有理，纷纷附和：“对啊，你堂堂七尺汉子，怎能诬蔑一个小孩子？”白脸道士怒视小童，面皮由白变青，由青变黑。

中年男子双眉一挑，忽道：“萧儿！做了便做了，不许撒谎！”小童噘起嘴，白他一眼，对白脸道士说：“没错，黑脸的是没招惹我，但你却对我娘乱瞅，惹得我娘不高兴。”

白脸道士一呆，美妇却眉开眼笑，将儿子搂紧，心中欢喜无限：“就你眼贼，看出娘的心意，专门替娘出气。”斜瞅了男子一眼，又想，“梁文靖这个呆子，竟让我生出这么个古灵精怪的儿子。还好这儿子像我，只会欺负人，绝不会被别人欺负。”想到这儿，不觉握住儿子的小手，心中轻轻一叹，“日子过得好快，萧儿都十岁啦！”

这对夫妇正是梁文靖与萧玉翎。合州一役后，二人买船东下，过了数月时光，

来到庐山胜境。小夫妻登岸游玩，只觉山光水色，览之不尽。这时萧玉翎已有两个月身孕，腰身渐粗，梁文靖自忖再不能如此漂泊，便在庐山脚下一个名叫“白水湾”的村子住了下来。

八个月后，玉翎诞子，谁料竟是难产，任她武功高强，也被折腾了个半死。好不容易孩子落地，不哭不闹，一味闭眼傻笑。玉翎生育虽苦，但瞧儿子笑得开心，痛苦也去了大半，搂着婴孩儿，无比怜惜。

梁文靖初为人父，心中恍然若梦，喜乐无垠，引经据典，想给儿子起个好名儿。但常言道，“求全则毁”，他越是苦思冥想，越想不出合意的姓名。萧玉翎听他唠叨，大觉心烦，将夫妻二人姓氏各取一字，给儿子定名为梁萧。梁文靖虽觉这个名字讨巧，但兼顾夫妻二人，也可谓皆大欢喜。

韶华倏忽，便如白水湾的溪水，淌过小梁萧的家门。在夫妇俩的呵护下，梁萧逐渐长大，这孩子虽然聪明，但也顽皮至极，追猫逐狗，捉鸡弄鸭。惹得四邻怨声载道，梁文靖欲要管教，奈何萧玉翎对儿子溺爱有加，他脾性柔顺，拗不过妻子，每每只能叹气作罢。

瞧得儿子越发顽皮，梁文靖便想教他读书，寻思这孩子倘能知书达理，说不准会收敛一些，但萧玉翎却想的不同，她有蒙古血统，骨子里崇尚武力，只想儿子武功好，打得过人，便不会受欺负，是以从梁萧四岁起，便教他武功。不想梁萧也有些天分，无论什么招式都上手极快，从不会练第三遍，直让萧玉翎喜上眉梢。

这娘儿俩都是急性子，一个敢教，只想儿子练成一流武功；一个能学，只盼母亲欢喜夸赞。不出两三年光景，梁萧便将黑水一派的武功学了个似模似样。萧玉翎心中得意，不时在文靖面前夸赞。但文靖冷眼旁观，却瞧出梁萧空具架势，论根基，比起自己少年时还要不如，任他学下去，到头来不过是个花拳绣腿。梁文靖心中明白，却不忍拂了妻子的兴头，再则儿子天性顽劣，武功平平，倒也可以少惹是非。当下只是笑笑，任他母子胡闹去了。

梁萧武功小有所成，天上飞的，地上跑的，水里游的，全都倒了大霉。小家伙俨然便是掏鸟蛋的将军、逮兔子的元帅、摸鱼的状元。村里的小伙伴时常伸着乌青的膀子到家里哭诉。其实不独小孩子怕他，大人们也被这小顽童弄得犹如惊弓之

鸟。文靖每天荷锄回家，第一桩事就是向村邻们赔礼道歉。天幸梁萧年纪幼小，小过不断，大错倒没犯过。

这么一味贪多求快，萧玉翎教了三年，只觉教无可教，当下怂恿文靖传授“三才归元掌”。梁文靖生平最恨恃武欺人，对梁萧的作为不以为然，闻言一口回绝，萧玉翎大是生气，明里暗里和他闹了几回，梁文靖被逼不过，想出一条计谋。这一日，他将梁萧叫到房中，解说“三才归元掌”，但却不说武功，专说掌法中蕴含的学问。

“三才归元掌”化自九宫图，精微奥妙，唯有梁文靖这等悟性奇高的书呆子，才能一宿贯通。梁萧与父亲性子相反，掏鸟摸鱼他最在行，但一说到之乎者也，便苦透了一张小脸。

梁文靖因被妻子逼不过，索性将计就计，明说传授功夫，实则讲的尽是九宫图里的高深学问。心中暗自盘算，梁萧要么学不成这门武功，要么就得乖乖读书向学，才能明白这些深奥的道理。如此一来，或能因势利导，教授他圣人之言、仁义之道，循循善诱，总叫这小子脱掉劣习，归化正道。

梁萧从小练武，少了许多童真乐趣，对学武一事早就厌烦不堪，一听父亲也要传功夫，甚是怏怏不乐。无精打采地到了房中，梁文靖有意刁难，九宫图也不摆，张口便说拳理。梁萧自来练武，都是摆拳扎马，从没听过练武还要学这些古怪学问，真是越听越觉糊涂。初时尚且苦忍，不到日中，便觉乏味透顶，耳朵朝着老爹，眼睛却盯着窗外树枝上活蹦乱跳的鸟儿。

梁文靖心中大恼：“这小子怎么瞧都不像我。到底是不是我儿子？”想到这里，又觉转错念头，对不起妻子，当下自怨自艾一番，说道：“萧儿啊，你瞧不起这路掌法吗？”梁萧挠头道：“爹爹，这掌法也能打人吗？”梁文靖摇头道：“这掌法后发制人，是自救和救人的功夫，不是打人的功夫。”梁萧笑道：“娘说打架先下手为强，后下手遭殃！”

梁文靖道：“萧儿，你不知道，世上的武功千万种，不尽是先发制人。‘三才归元掌’是后发制人，却不输给先发制人的武功。”他想了想说，“这样吧，你武功不是学得很好吗？我就站着，不动一根手指头，也能摔你几下好的。”

梁萧眨眼直笑。梁文靖也笑：“你不信？好啊，你碰着我一片衣角，就算我输。”梁萧一贯好强，听了这话，笑道：“好……”话没说完就扑了上来，想攻老爹个措手不及，哪知一扑落空。梁萧抬眼瞧去，却见梁文靖站在原地，笑咪咪的，就像从未动过，不觉心中奇怪，抖擞精神，伸手去揪他的衣襟。

梁文靖见梁萧来势凶猛，立地转了个圈儿，轻轻巧巧让开这一扑。梁萧一身力气使在空处，收势不住，摔了个野狗抢屎，他心中不服，跳起来又扑。

梁文靖将三三步练到随心所欲，四十五步以内，梁萧哪儿沾得上他的影子。一转眼，又被他借力打力，连摔两跤。梁萧性子倔强，越输越打，摔倒又咬牙爬起，爬起了又摔倒，一直闹到傍晚，萧玉翎瞧得心痛，忍不住将儿子拉到身边，软语道：“好啦好啦，萧儿，今天就到这里，明日再比。”梁萧一身瘀青，愣了愣神，猛地钻进卧室。

不一时，萧玉翎听得房里传来呜咽声，不由骂道：“死呆子，你干吗这样较真，让他抓住一回，会少了你一块肉吗？”梁文靖道：“这孩儿太过好强，不磨磨他的性子，日后遇上更厉害的人物怎么得了？”玉翎气道：“要磨他的性子，也该由我来磨，谁要你多管闲事。”晚饭也不做了，恨恨地返回卧房，将门重重摔上。梁文靖没奈何，这一夜只好睡在柴房。

次日凌晨，梁文靖还在梦里，忽听到有人敲门，披衣一瞧，却是梁萧。小家伙二话不说，拖着他就进院子，说道：“我来抓你。”退开两步，猛然扑上。梁文靖只好旋身闪避。父子二人就在疏星残月下，闪转腾挪，足足斗了一个早晨，梁萧固然免不了摔跤，摔的次数却比昨日少了。梁文靖暗暗称奇：“小家伙顽劣归顽劣，却是个鬼灵精，一夜时光，就明白了留有余力的道理！”再看儿子鼻青脸肿的模样，心头一软，缓下身形，让他一把抓住衣襟，叹道：“萧儿，你赢啦，爹爹输了。”

哪知梁萧小嘴一撇道：“爹爹故意让我的，我要学你的本事，我要学不动手就能摔人的本事……”眼圈儿一红，便要哭出来。梁文靖深感意外，继而喜之不胜，忙道：“好啊。不过，我跟你讲，要学好这门功夫，就得好好念书。萧儿，你受得了吗？”梁萧道：“能学本事，我就受得了！”梁文靖道：“那就先从基本学起。上个月村里请来了夫子，你真想学，明天就去跟夫子念书。”梁萧道：“爹爹，我

要跟你学。”梁文靖道：“我还要耕田种树，哪有闲工夫教你？我今天就去告诉夫子，明日你就上学去。”

梁萧无奈，第二天苦着脸前往私塾。临行前，梁文靖把他叫到身前，连哄带吓，让他尊师上进，爱护同学云云，玉翎站在一旁含笑不语，心道：“呆子就是呆子，你让他去读书，不是自讨苦吃吗？”她有心瞧热闹，一时也不点破。

梁萧进了学堂，刚一落座，同桌的小孩儿就哭起来，嚷着要换座位。其他孩子也都躲躲闪闪，不敢与他同座，夫子是从外村请来的，瞧这情形，只觉奇怪，又见梁萧生得俊俏，先有几分喜欢，便叫来书桌边坐着。

夫子安排好座位，拿起书本讲解。梁萧初时兴致勃勃，本以为这夫子定会讲授九宫图里的高深学问，不想尽是说些伦理纲常、孝义仁德。梁萧听得莫名其妙，深感与父亲所言大相径庭，耐着性子听了一会儿，不觉渐渐分了心，听着那抑扬顿挫的诵读声，睡意渐浓。

那夫子讲诵半晌，忽听轻细鼾声，低头一看，梁萧趴在桌子上呼呼大睡。顿时怒从心起，二话不说，抓起戒尺便打。梁萧睡得神志迷糊，忽然挨了两下，想也不想，跳了起来，使个小擒拿手，一把抢过夫子戒尺，掷在地上。那夫子不料他胆敢反抗，勃然大怒，“小畜生”“小杂种”满口乱骂，一手便将梁萧按倒，脱他裤子，要打屁股。

梁萧扔了戒尺，心里略微害怕，但听夫子骂得恶毒，又觉十分气恼。现在这糟老头儿得寸进尺，强脱自家裤子，瞧他手来，依照母亲所教的拳理，左手卸开来势，右掌顺势一勾。那夫子虽然饱读诗书，这样高妙的拳理却从没读过，一个收势不及，砸翻了三张课桌，登时昏厥过去。

小孩儿们素知梁萧顽劣，一见夫子打他，稍大的马上溜出门外报信。梁文靖正在赶牛犁田，一听消息，惊得目瞪口呆，鞋也顾不得穿，光着一双泥脚就赶过来。一进门，只见梁萧站在桌边，夫子委顿在地，早已人事不省。梁萧见老爹目光凌厉，心里害怕，正要开溜。已被父亲一把揪住，挥掌要打，恰好玉翎赶来，一把拉住丈夫。梁文靖拗不过妻子，只好叹了口气，救醒夫子，连声道歉。但想儿子万不能留在这里，只得无奈带回家中。

大宋礼法最严，三纲五常深入人心，梁萧打了夫子，那还了得？那夫子又痛又怒，更觉丢了颜面，言明若不严惩梁萧，便辞馆走人。村中老人纷纷上门，要文靖交出梁萧，当众严惩。但萧玉翎却放出话来，谁动儿子一根汗毛，她就要那人的脑袋，梁文靖深感两难，只好来个闭门谢客。

经过这件事，村中人对梁家分外冷淡，曾给萧玉翎接生的稳婆趁机风传梁萧出生时只笑不哭，是个怪胎。村人们平日也受够了梁萧的闲气，当即以讹传讹，渐将梁萧描绘成邪魔转世，以至于有人趁黑在梁家门前泼倒污血粪便。

梁文靖只怕母子再把事情闹大，不许二人外出。娘儿俩被禁足在家，闲着无事，萧玉翎便教梁萧说蒙古话，讲蒙古的传说故事，母子二人用蒙语对答，倒也自得其乐。

这一天说到大漠孤烟、长河落日的景象，梁萧悠然神往，说道：“娘，反正这里的人都讨厌我们，我们去蒙古好了。”这一说，也勾起了玉翎故国之思。待梁文靖回来，萧玉翎便向他说起这个意思。梁文靖忖道：“这孩儿性子与玉翎相近，顽皮胡闹，不爱礼法拘束，长此以往，必不为世俗所容，闯出大祸……唉……无论我受些什么辛苦，只要他们娘儿俩过得平平安安，不受委屈就好……”想到这里，摸着梁萧的小脑袋，笑道：“大漠里风沙吹打，日子艰苦，你不怕吗？”

梁萧拍着胸脯道：“不怕，一百个不怕、一万个不怕呢！”梁文靖又看了看玉翎，见她也含笑摇头，便道：“好吧，我们在此处已无立锥之地。以你二人的性子，只要身在大宋，便不会让我过安生日子，与其如此，不如去大漠好啦……”梁萧一听，乐得抱住爹爹的脖子，而后高高兴兴帮母亲收拾行李，准备远行。梁文靖也张罗着变卖田产，并向邻居告辞，那些村人听说他们要走，个个儿欢天喜地，还放了一挂鞭炮。梁文靖瞧这情形，也无话可说，带着妻儿灰溜溜地往北去了。

第三回 渡江天堑

这日渡过长江天堑，进入湖北境内。梁文靖发现汉江上兵船浮动，又见不少携刀执枪的江湖人。他略一留心，得知蒙哥死后，忽必烈打败幼弟阿里不哥，夺取蒙古汗位，改国号为大元，在北方生息数年，近年听从宋降将刘整计策，废了六盘山大营，从巴蜀移师襄樊。襄樊宋军连连告急，不仅朝廷大举增兵，神鹰门主、“天

眼雕王”云万程也发出武林帖，召集江湖中人，设“群英盟”结成义军抗敌。

梁文靖明白缘由，心想：“蜀道险峻，占了地利。襄樊一马平川，正是蒙古铁骑用武之地。刘整出身大宋水军，精通水战，他在蒙古十年，蒙军水师不可同日而语，如果水陆并进，只怕……”想到大战又起，不由暗暗发愁，娘儿俩却没这些烦恼，听说有热闹可看，软磨硬泡，非要去瞧那个“群英盟”不可。

梁文靖自合州一役后，倦于国仇家恨。何况聚会人多眼杂，万一遇上蜀中故人，白白惹来麻烦，起初一万个不许，挺了两天，终于服软，无奈定下规矩：只准旁观，不许生事。母子二人满口答应，可是梁萧本性难移，前后不到一天，又惹上了这两个道士。

梁文靖见他闯了祸还振振有词，心头十分气恼，不过在他看来，这两个道士也不是什么好人，吃了梁萧的亏，也算“恶人自有恶人磨”，当下便不多言，只是冷眼旁观。

白脸道士略一尴尬，扫了梁文靖夫妇一眼，冷冷说：“你们留个名号，也让道爷栽得明白！”梁文靖正想如何应答，梁萧开口笑道：“我爹叫展适，我娘叫葛妞，我小名叫碧子。”梁文靖大感奇怪，心道这小子乱七八糟的，说些什么鬼话？却听那黑脸道士道：“展适、葛妞、碧子，嗯，这名儿奇怪得很……”

梁萧笑道：“不奇怪，你本来就是牛鼻子嘛！”众人一愣，笑了个不亦乐乎。黑脸道士怒道：“小杂种……”萧玉翎缓缓起身，含笑道：“牛鼻子，你骂谁呀？”她笑容极美，目光却凛凛生寒，白脸道士见势不妙，一拱手，高叫：“青山不改，绿水长流，三位，咱们后会有期！”扯着师弟，快步出门。

梁文靖掉过头来，见韩铮牙关紧咬，昏迷不醒，不由皱眉道：“这位仁兄伤势不轻。”罗松恨声道：“那贼道士出脚太狠……”梁文靖想了想，冲玉翎一伸手。夫妻俩万事照心，萧玉翎白他一眼，道：“多管闲事……”边说边从怀里摸出一只羊脂玉瓶，将两粒“血玉还阳丹”倒在梁文靖手上。

梁文靖一手按在韩铮“膻中穴”上，“浩然正气”沛然贯入，韩铮喉间咯咯异响，“啊”的一声，牙关松开。梁文靖将丹药塞入，以内力化解药性。不到一盏茶的工夫，韩铮面色红润，慢慢睁开双眼。

罗松喜不自胜，方要致谢，忽见两道人影掠入店中，为首一人招呼：“韩老弟好啊！”韩铮又惊又喜，挣扎起来，叫道：“靳飞兄！”再往他身后一瞧，更是喜上眉梢，“云公子，你也来啦？”

靳飞约莫三十岁，国字脸膛，肩阔臂长，他身边的小后生却不过十五六岁，容貌俊俏，被韩铮一叫，白净的面皮一红，腼腆地说：“韩大哥，好久不见。”靳飞见韩铮气色颓败，讶然道：“韩老弟，谁伤了你？”韩铮想起前事，又愧又恨，拍腿大叫：“去他娘的，挨千刀的黑牛鼻子！”他刚才重伤不醒，这时骂起人来中气十足，他自己不觉有异，罗松却十分惊奇，瞅了梁文靖一眼，心想：“这人的丹药真是神异。”

靳飞浓眉一扬，道：“黑牛鼻子？韩兄说的可是一个黑脸道士？”韩铮诧异道：“怎么？靳飞兄与那厮照过面？”靳飞摇头道：“我奉师命来拿他。说起来，那道士还有几个同伙，这伙人沿途北上，伤了许多与会的同道。家师命我率师弟们四处堵截，务必将这几人拿获……”他望了罗松一眼，道，“这位是？”

韩铮笑道：“这位是罗松兄。”靳飞微微动容，拱手道：“原来是‘罗断石’！久仰久仰。”罗松答礼道：“哪里哪里！靳兄威名，如雷贯耳。”靳飞正色说：“靳飞好勇斗狠，不足一晒！罗兄曾参与合州之役，奋不顾身，杀敌无算，才是当真的了不起。当日家师有事在身，不及赶往合州，至今说起罗兄，都是称羨不已呢！”合州一战，乃是罗松生平得意之举，只是初上战场便挨了一刀，后来躺了月余，等到下床，大战早已完结，是以奋不顾身有之，杀敌无算却称不上。听了这番赞语，又喜又愧，讷讷道：“惭愧，惭愧。”说着侧目一瞧，见梁文靖一家正要出门，忙叫，“留步！”

梁文靖听说罗松曾在合州参战，惊得三魂去了两魂，拽起妻儿就走。听得罗松一叫，脚下更快，谁知刚走两步，眼前人影忽闪，那云姓少年已拦在前面，说道：“叫阁下留步呢，没听到吗？”左手屈指成爪，如风扣向梁文靖肩头。梁文靖见这一抓来得凶狠，肩头一沉，袖袍拂那少年胸口。少年只觉劲风及体，心口微微一闷，当即足下一转，抢到梁文靖身侧，探爪扣出。

梁文靖瞧他身法，“咦”了一声，宽袖向后一拂，借着那少年爪劲，飘然前